

 博士德经管

汪中求经典图书掌中宝



# 1750-1950 的 中国

*China's 1750-1950*

汪中求 王筱宇◎著

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汪中求经典图书掌中宝

# 1750—1950的中国

汪中求 王筱宇◎著

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750~1950的中国 / 汪中求, 王筱宇著. —北京:  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-7-5640-7408-1

I. ①1… II. ①汪… ②王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1750~  
1950 IV. ①K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26533号

---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办公室) 68944990 (批销中心)  
68911084 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博士德

印 刷 / 北京力扬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20毫米 × 920毫米 1/32

印 张 / 10

字 数 / 200千字

版 次 / 2013年4月第1版

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责任校对 / 陈玉梅

定 价 / 19.80元

责任印制 / 边心超

---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## 总序

### 扫盲者，汪中求们

出版人朱新月打算出一套我的小开本的书，他说叫“掌中宝”，我私下叫“地铁书”。如今在地铁中、候机楼、公共场所排队的人群，多数在看手机。整个时代，严重依赖手机，是很危险的，还是应该多读书。

当然，我还不至于猖狂到让年轻人放下手机都看我的书，我的书没那么好；但是，如果你在职场中，在企业，或者在做管理，翻翻汪中求的书，倒也不坏。

这一系列的书中，被人们熟知的当然是《细节决定成败》，所谓成名作；后来觉得没有说完，补了一本《细节决定成败Ⅱ》，应该不算狗尾续貂吧；其实，处女作是《营销人的自我营销》，有半自传性，在那年非典肆虐的时间就多年的笔记和讲义整理而成；我和我的团队花力气

更多的是“精细化管理”课题，《精细化管理》（第2版）一直没拿出来，就是因为太在乎，担心进步不大；后来的《零缺陷工作》和《浪费的都是利润》大概算精细化管理之方法论的补充。

所有这些，都是不断思考与成熟的作品，价值也都有限，甚至错误也不少，读者中争议颇多。但是，我们一直在思考。中国企业因为进入工业化晚，管理还是很薄弱的，出现的错误往往都是常识性的，而西方的管理学书，并不是所有一线管理者都能看懂，加上文化的差异，也未必有立竿见影之效，于是需要有人做普及的工作，于是汪中求们就成了扫盲者。

当然，管理的落后首先是规则问题，表现为方法，但最终是文化问题，表现为理念。于是，我更加不怕见笑地写了另外两本书：《契约精神》和《1750—1950的中国》。前者是更长远意义上的呐喊，后者是更久远的因素分析：中国近200年为什么落后了？

2013年1月18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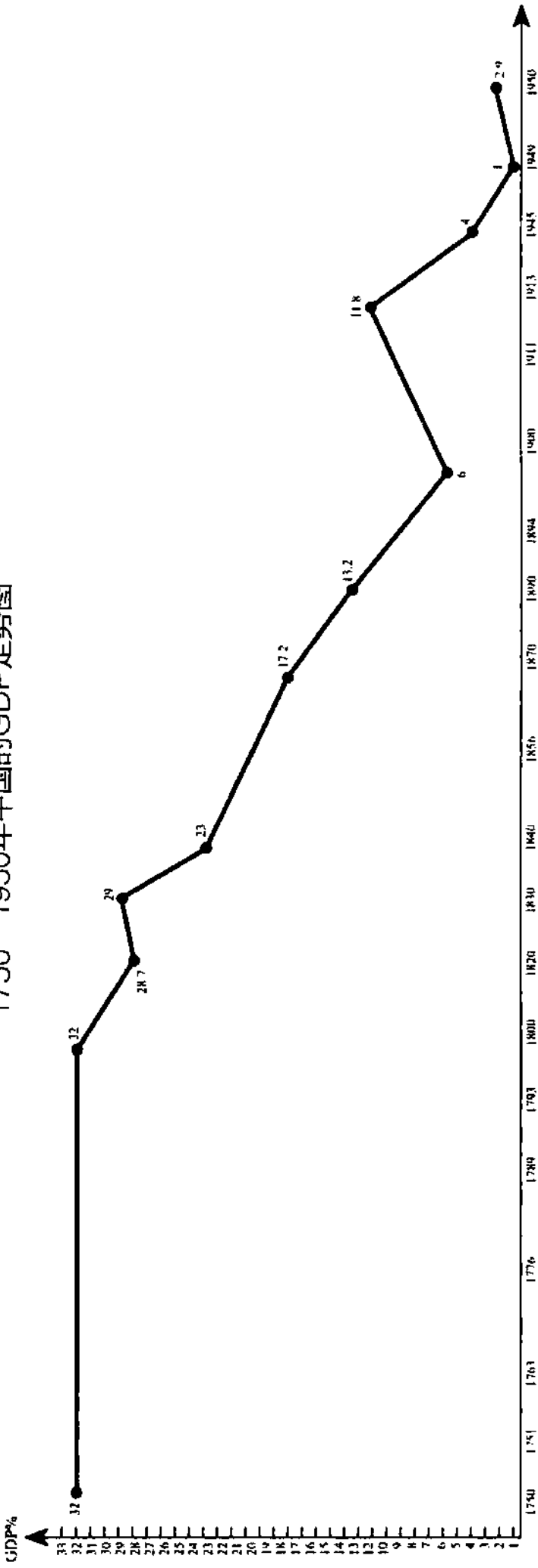
## 序言

这不是一本历史普及读本，我们虽然都是学文史出身，但并不从事历史研究。我们很想在《大国崛起》、《复兴之路》的时代强音的间隙，谈谈“大国的衰落”“帝国的倾斜”。

各位还是先看一张我们根据资料整理出的“1750—1950年中国的GDP走势图”吧（见下页）。虽然说统计口径不同、数据来源不一、专家立场有异，这份表算不上精确和权威，但以此来呈现一个事实是足够的——中国从1750到1949年经济一直在下滑，一向不愿正视“夷人”的中华帝国落后了。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了，中国人民又站起来了。

有人会认为，落后了是因为被人打了并且打

1750—1950年中国的GDP走势图



输了，但战争失败后复国并且不到50年又重新立于排头兵地位的国家有的是，而我们从1840年以后就一蹶不振，以至于100多年不能抬头。并且从大量的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中不难得出结论——战争失败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，而是帝国衰落的结果。正应了一句平常语“落后就要挨打”。

那么，对于中国这个历史厚重而数代盛极的文明古国，1750—1949年经济步步衰退，原因究竟是什么？虽然不能回避人口问题，但经济总量占全球之比大踏步下滑又是何道理？以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·麦迪森的权威数据分析：中国1820年GDP总量2290亿（以1990年国际元为单位，下同），1900年为2180亿，1950年为2400亿，总量基本持平；但同期世界GDP总量分别为6960亿、19730亿、53260亿，因此中国在这三个时期的比重分别为33%、11%、5%，人均GDP则从600元到545元，再到439元（见伍晓鹰等译《世界经济千年史》）。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列强在发展，我们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。更可怜的是我们对此毫无感觉，至少视而不见。因此，许



多历史学家把近代中国的落后归结为“与世隔绝”四个字。

与世隔绝的背后更为可怕的是精神的桎梏，更早以前的思想封锁为以后的社会进步埋下可怕的贻害百年的种子。在英国棉纺织完成从“珍妮”纺纱机到“缪尔”纺纱机，再发展到瓦特蒸汽机的“三级跳”以使工业革命由此展开之时，我们虽然也处在康乾盛世，但社会却日益沉闷，“文字狱”一桩接一桩，举国齐暗。当乾隆这位“十全老人”极为铺张地六度南巡之期，英国国会早已通过了《权利法案》，规定国王无权废止法律，重大问题由国会决定；法国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，伏尔泰主张开明君主制度限制王权，孟德斯鸠提出了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三权分立学说，卢梭的一系列著作则极力主张国家权力属于人民，法国的制宪会议通过的《人权宣言》更是明确地宣布了自由、平等的原则；美国的独立战争于1755年打响，次年通过了杰弗逊等起草的《独立宣言》，核心是人人平等，人人都有生存、自由和谋求幸福的权利，为了人们的这些权利才需

要建立政府。

“封建”这个我们小学就学过的词语，数百年来，你我又都读懂了么？

在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中，大历史学家吕思勉在“清代的盛衰”一章中作出如下判断：“清朝的衰机，可以说是起于乾隆之世。”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也有类似的判断：“乾隆受到太多的赞誉，却极少省思，在一派繁荣的乾隆中期，已日益显现了衰退甚至崩溃的征兆（见黄纯艳译《追寻现代中国——1600—1912年的中国历史》）。”所有的“衰机”“征兆”，我们理解为思想的禁锢、文化的封锁。

我们就1750—1950年这200年的历史粗略地梳理一遍，从军事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，并且与同时期的西方世界进行了相应的比较，相信读者一定会生出许多感慨，也许有些同仁会对我们得出的结论微微颌首。然而，更要紧的是，你我都得知耻而奋起，中兴的机遇并非每一个时代都有。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人民满腔热情地开始建设新中国。虽然

中间我们走了很大一截弯路，但是，只要我们深刻地反思、总结，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重现大国的崛起。请记住，“历史是一面镜子”！

2007年11月29日  
于北京中天公寓

# 目录

## 开篇 1750年的中国

### 第一章 江山无限（1751—1799）

1. 春到江南 / 11
2. 中国式财富 / 21
3. 铁甲“西师” / 28
4. 英咭喇贡使 / 34
5. 和珅之死 / 45

### 第二章 遍地烽烟（1800—1860）

6. 鸦片贸易 / 55
7. 与英国人的战争 / 62
8. 火烧圆明园 / 77
9. 半梦半醒 / 85
10. 天国之梦 / 91

### 第三章 扶危求变 ( 1861—1895 )

11. 致力中兴的儒家士子 / 103
12. 舍本逐末的洋务运动 / 115
13. 古老的传说：为家族复仇而来的女人 / 120
14. “小日本来了” / 127

### 第四章 生存与毁灭 ( 1896—1911 )

15. 疮痍满目 / 143
16. 书生们的维新运动 / 149
17. 逆流 / 158
18. 请你宣誓 / 171
19. 辛亥年 / 180

### 第五章 城头变幻大王旗 ( 1912—1928 )

20. 虚位以待之心，终可大白于将来 / 193
21. 吾皇万岁 / 202
22. 你方唱罢我登场 / 213
23. 彷徨与呐喊 / 226
24. 新生力量 / 235
25. 血雨腥风中的青天白日旗帜 / 242

### 第六章 黎明之前 ( 1929—1950 )

26. 1930年代的世界和中国危机 / 253
27. 南京，南京 / 262
28. 战火中新生 / 277

后记 / 289

*1750-1950DE ZHONGGUO*

---

**开篇** 1750年的中国

1750年冬春之际，北京城寒气逼人，冰雪遮盖着大大小小的河流。正阳门外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区路人稀少，喧嚣尽失。正阳门内的皇宫里，则是别样景致，融融的暖意让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忽略了户外的严寒。勤勉的皇帝一如既往地在为帝国操劳着，定期上朝听政、召集群臣议事、阅览上呈的奏折、颁布军务政务诏书，繁忙而纹丝不乱。

狄德罗主编的《百科全书》在“中国”条目中对中华民族大大地恭维了一番“中国民族，其历史之悠久，文化、艺术、智慧、政治的趣味，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。”

大清帝国自乾隆皇帝以下，此时正陶醉在泱泱大国的美梦之中。帝国巨舟茫然地飘荡在平静如镜的海面上，舵手飘飘欲仙，对海底暗礁以及远处正在形成的风暴浑然不知。

公元1750年，爱新觉罗·弘历坐上大清帝国的龙椅，成为万民景仰的乾隆皇帝已经15年了。依明清两代计年之法，这一年为乾隆十五年。

时下域内歌舞升平，颂歌四起，虽然西北地区时有动荡，然而以帝国之辽阔，这些灾患自然不可避免，况且，此等小灾小患于帝国的太平并无大碍。各地不断有报喜和赞颂的奏章呈上，皇帝常常喜不自禁。这年春天到来的时候，细心的太监在侍候起居时发现，皇帝的龙体微微地发福了。

日子过得如此舒坦，不是没有缘故。200多年以后，一个名叫贝罗克的外国人作了两个“天才的计算”，为皇帝的快乐找到了充分理由。第一个计算说：1750年，清帝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为32.8%，比整个欧洲高出近10个百分点；90年后（1840年）用钢铁船舰撞开帝国大门、让帝国政府和臣民吃尽苦头的英国，同期的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，只不过是可怜巴巴的1.9%。如果考虑人口的因素，就可以用第二个计算来说明：1750



年，清帝国和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大致相当；假设1900年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为100，那么，1750年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为8，1750年清帝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也为8。乾隆皇帝和他的文武百官们当然无法知道这样精确的数据，但这无关宏旨。

快乐并不由漂亮的数据带来，帝国的辉煌才是皇帝“龙颜大悦”的资本。烦心的事不是没有。最近三年米价“连岁递增，有涨无落”。令皇帝困惑不解的是，以往都是因为天灾粮食减产而造成米价上涨，而这几年里，即使是粮食丰收了米价还照样上涨。英明的皇帝当然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，并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。他多次召集户部主管官员以及相关的高级幕僚商讨米价的问题，并降旨各省督抚，命他们陈奏米价持续上涨的原因及应对的策略。但这些论议并没有取得令人兴奋的结果，最后，他们只好认同了康、雍两代的解释——米价的上涨是由人口的增加造成的。到1750年，高层关于米价的论议便不了了之。

远离北京的广州，洋人的商船开进了黄埔